

史

記

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四十二本柄百)

# 宋本史記

册 十 / 三

究 必 刻 翻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者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史記一百二十七

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墨子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然則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墨子亦云非但史記也○索隱曰案名卜筮曰日者以墨所以卜筮占候時日通名日者也故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于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

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索隱曰案周禮有太卜之官此云由漢興者謂

漢自文帝卜大橫之後其卜官更興盛焉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索隱曰按云楚人而太史公不序其系蓋楚相司馬子期子反後姓

也季主見  
列仙傳

卜於長安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

博士同日俱出洗沐

正義曰漢官五日一假洗沐也

相從論議誦

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

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上醫之中今

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

數中以觀采

索隱曰卜數猶術數也音所具反劉氏云具數筮之亦通筮必以易易用大衍之數

也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

少人司馬季主間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

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

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

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

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

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

獵纓正襟危坐索隱曰獵攬也攬其冠纓而正其衣襟謂變而自飾也危一作免謂俯俛為敬

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

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索隱曰音烏故反司

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

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

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

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

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  
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  
以得人情索隱曰謂卜者自矜誇而莊嚴以得人情也虛高人祿命以  
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  
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耻故謂之卑  
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  
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古  
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  
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  
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

衆爲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  
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汗雖尊不下也  
得不爲喜去不爲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  
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爲羞矣卑疵而前索隱曰疵  
比周賓正音賤趨而言索隱曰賤音纖相引以勢相導以利  
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爲威以法爲機求  
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  
倍力爲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用居上  
爲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僞增實以無爲有以

徐廣曰客旅謂之賓人求長官謂之正

索隱曰賤音纖纖趨猶足恭也

索隱曰疵

少爲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  
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爲盜不操矛弧  
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  
君未伐者也何以爲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  
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  
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孰不能適索隱曰音  
釋適猶調  
也才賢不爲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  
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索隱曰奉  
音扶用反有人者進有  
財者禮是僞也子獨不見鷓鴣之與鳳皇翔乎  
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



顯眾公等是也迷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

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按式正

其

徐廣曰式音拭。索隱曰按式即拭也。旋轉也。拭之形。上圓象天，下方法地，用之則轉天網加地之辰，故云旋。

式其者筮之狀正其蓋謂下以作卦也。

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

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

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

索隱曰謂若卜之不祥則式不收也。卜吉而後有故云有之。

自伏羲作八卦周文

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踐傲文

王八卦

索隱曰傲音方往反。

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

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

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  
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  
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  
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  
生此之爲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  
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  
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爲害君  
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爲業也積之無委聚  
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

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  
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  
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  
海爲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尔存尔  
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  
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  
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  
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  
其欲多言誇嚴徐廣曰一作險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  
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

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  
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爲駟而鳳皇不與燕雀  
爲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  
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  
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  
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  
失芒乎無色索隱曰芒音莫郎反悵然噤口不能言索隱曰悵音暢噤音  
禁劉氏音其錦反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  
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  
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

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

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指徐廣曰音所駟案離騷經曰懷

椒指而要之王逸云捐精米所以享神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索

曰捐者卜求神之米也言卜之不中乃可見奪其精米若為人主計不審則身無所處也此相去遠

矣猶天冠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

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

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

義徐廣曰曾一作莊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

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梁懷王傳王隋薦夢誼

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索隱曰言宋忠賈誼皆務華而

喪其身是絕  
其根本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  
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  
大夫觀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誓正其衣冠而  
當鄉人也有君子之風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  
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  
世有居止舞澤者有居民間閉口不言有隱居  
卜筮間以全身者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游  
學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博聞遠見觀其對

二大夫貴人之談言稱引古明王聖人之道固非  
淺聞小數之能及卜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往往  
而在傳曰富爲上貴次之既貴各各學一技能  
立其身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  
名天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劍立名  
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名滎陽褚氏以相牛立  
名能以伎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絕人之風  
何可勝言故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  
不成夫家之教子孫當視其所以好好含苟生  
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子

有處所可謂賢人臣為郎時與太卜待詔為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取於五行者也

索隱述贊曰

日者之名 有自來矣 吉凶占候

著於墨子 齊楚異法 書云罕紀

後人斯繼 季主獨美 取免暴秦



此焉終否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史記一百二十七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史記一百二十八

索隱曰龜策傳有錄無書褚先生所補其敘事頗蕪陋略無可取○正義曰史記至元成間十篇有錄無書而褚少孫補景武紀將相年表禮書樂書律書三王世家蒯成侯日者龜策列傳日者龜策言辭最鄙陋非太史公之本意也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下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著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氏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

以草木

徐廣曰一作革

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

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

者乃取著龜已則弃去之以爲龜藏則不靈著

久則不神至周室之下官常寶藏著龜又其大

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爲聖王遭

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

以爲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爲百

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索於精神也

或以爲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

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

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  
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  
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即位博開  
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  
効絕倫超竒者爲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上

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

徐廣曰攘一作襄襄除也

南收

百越上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  
執節獲勝於彼而著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  
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立子明之屬富溢貴  
寵傾於朝廷至以上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

素有眡眊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

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

覺姦窮亦誅三族夫撻策定數徐廣曰撻音逢一作達○索隱曰撻

謂兩手執著分而撻之故云撻策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

而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

武王有瘵紂為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

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左傳曰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卒受彤弓

之命獻八寶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

派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左傳曰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

不吉投龜詢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終被乾溪之

龜策

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

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

人道

索隱曰悖音倍背音佩

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

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

而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

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

徐廣曰蓮一作領領與蓮聲相近或假借字也

著

百莖共一根

徐廣曰劉向云龜千歲而靈著百年而一本生百莖

又其所生獸

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

為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褚

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第

為郎幸得宿衛出入宮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傳太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闕其要故作龜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太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為取龜策卜事編于下方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傳曰索隱曰此傳即太卜所得古龜之說也下有伏靈上有兔絲上有擣蓍下有神龜所謂伏靈者索隱曰擣音逐留反擣蓍即蓂蓍音擣古稠字在兔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捎兔絲去之即以篝燭此地徐廣曰篝籠也蓋然火而

龜策



籠罩其上也音溝陳涉世家曰夜篝火也

燭之火滅即記其處以新布四

丈環置之明即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聞著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著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世取著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上著長八尺即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即可用矣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

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  
 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  
 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龜也略  
 記其大指不寫其圖取此龜不必滿尺二寸民  
 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今夫珠玉寶器雖有所  
 深藏必見其光必出其神明其此之謂乎故玉  
 處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

徐廣曰一無不字許氏說

淮南以為滋潤鍾於明珠致令岸枯也

潤澤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於

江海藏於蚌中蛟龍伏之

徐廣曰許氏說淮南云蛟龍屬也音決○索隱曰

蛟當為蛟龍音龍注音決誤也

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能

龜策

得百莖薯蕷并得其下龜以下者百言百當足以  
決吉凶神龜出於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  
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太卜官因以吉  
日剔取其腹下甲龜千歲乃滿尺二寸王者發  
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以決吉凶今高廟中

有龜室藏內以為神寶傳曰取前足臑骨穿佩

之徐廣曰臑音乃毛反臑臂○索隱曰臑音乃高反一音乃導反取龜置室西北隅懸

之以入深山大林中不惑臣為郎時見萬畢石

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索隱曰按萬畢術中有石朱方

方中說嘉林中故云傳曰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鷓鴣草無毒

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為嘉林龜在其中常

巢於芳蓮之上左脅書文曰甲子重光徐廣曰子一作于

得我者匹夫為人君有土正徐廣曰正長也為有土之官長諸侯

得我為帝王求之於白蛇蟠杆徐廣曰一孤反林中者齋

戒以待讖然索隱曰按林名白蛇蟠杆林龜藏其中杆音烏謂白蛇嘗蟠杆此林中也讖音疑言

求龜者齋戒以待恒讖然也徐廣曰佗一作被○索隱曰佗音徒我切謂被髮也狀如有人來告之因以醮酒佗髮

求龜者齋戒以待恒讖然也徐廣曰佗一作被○索隱曰佗音徒我切謂被髮也求之二宿而得由是觀之

豈不偉哉故龜可不敬歟南方老人用龜支牀

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生不死龜能

行氣導引問者曰龜至神若此然太卜官得生

龜策

龜何爲輒殺取其甲乎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龜  
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去人教殺之勿  
遣遣之破人家龜見夢曰送我水中無殺吾也  
其家終殺之殺之後身死家不利人民與君王  
者異道人民得名龜其狀類不宜殺也以往古  
故事言之古明王聖主皆殺而用之宋元王時  
得龜亦殺而用之謹連其事於左方令好事者  
觀擇其中焉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  
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

索隱曰且音子  
余切泉陽人網

元龜者

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

爲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  
許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索隱曰宋元君  
也之臣曰今寡人夢見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玄  
繡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寡人曰我爲江使  
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  
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何  
物也衛平乃援式而起徐廣曰式音勅仰天而視月之  
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爲輔副以權衡四  
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

王曰今昔壬子

索隱曰今昔猶昨夜也以今日言之謂昨夜為今昔

宿在牽牛

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

正義曰漢天河

江河固期

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壅漢萬物盡留斗柄

指日使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為龜王急

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

問泉陽令曰漁者幾何家名誰為豫且豫且得

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案

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為豫

且泉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今昔

汝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

莊子曰得白龜圓五尺

使者曰今龜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  
龜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諾即系龜而出之籠中  
獻使者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  
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黃雲雨並起風將而  
行入於端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  
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  
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曰龜見寡人延頸而  
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衛平對曰龜  
在患中而終昔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  
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卻欲亟去也元王曰善



哉神至如此乎不可久留趣駕送龜勿令失期  
衛平對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爲  
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  
土知天之道明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  
平靜正動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  
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蒼夏黃秋  
白冬黑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  
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  
勿遣也以安社稷元王曰龜甚神靈降于上天  
陷於深淵在患難中以我爲賢德厚而忠信故

來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  
肉寡人貪其力下爲不仁上爲無德君臣無禮  
何從有福寡人不忍奈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  
臣聞盛德不報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  
今龜周流天下還復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  
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陽漁者  
辱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仇自以  
爲侵因神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爲枯旱  
風而揚埃蝗蟲暴生百姓失時王行仁義其罰  
必來此無佗故其祟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

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歎曰夫逆人之使絕人之謀是不暴乎取人之有以自爲寶是不彊乎寡人聞之暴得者必暴云彊取者必後無功桀紂暴彊身死國亡今我聽子是無仁義之名而有暴彊之道江河爲湯武我爲桀紂未見其利恐離其咎寡人狐疑安事此寶趣駕送龜勿令久留衛平對曰不然王其無患天地之間累石爲山高而不壞地得爲安故云物或危而顧安或輕而不可遷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謾

徐廣曰誕一作訛音

土和反○索隱曰誕音田爛切謾音漫又並如字

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

佳麗而為眾人患非神聖人莫能盡言春秋冬  
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賊氣相奸同歲異節其  
時使然故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為仁義或  
為暴彊暴彊有鄉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  
治大王聽臣臣請悉言之天出五色以辨白黑  
地生五穀以知善惡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  
若谷居而穴處不知田作天下禍亂陰陽相錯  
忽忽疾疾徐廣曰一作病通而不相擇妖孽數見正義曰說文云衣服  
詞詒草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蝗之怪謂之孽也傳為單薄聖人別其生使  
無相獲禽獸有牝牡置之山原鳥有雌雄布之

林澤有介之蟲置之谿谷故牧人民為之城郭  
內經閭術外為阡陌夫妻男女賦之田宅列其  
室屋為之圖籍別其名族立官置吏勸以爵祿  
衣以桑麻養以五穀耕之耰之

徐廣曰音憂○正義曰耰覆種也說文云

耰摩田器

耰之耨之

徐廣曰耨除草也

口得所嗜目得所美

身受其利以是觀之非彊不至故曰田者不彊

困倉不盈

正義曰說文云圓者謂之困方者謂之稟

商賈不彊不得其贏

婦女不彊布帛不精官御不彊其勢不成大將

不彊卒不使令侯王不彊沒世無名故云彊者

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紀也所求於彊無不

有也王以為不然王獨不聞玉櫝隻雉徐廣曰隻一作雙

出於昆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鑄石拌蚌徐廣曰鑄

音子旋反拌音判傳賣於市聖人得之以為大寶

索隱曰拌割也大寶所在乃為天子今王自以為暴不如拌蚌

於海也自以為彊不過鑄石於昆山也取者無

咎寶者無患今龜使來抵網而遭漁者得之見

夢自言是國之寶也王何憂焉元王曰不然寡

人聞之諫者福也諛者賊也人主聽諛是愚惑

也雖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天地合氣以生百

財陰陽有分不離四時十有二月日至為期聖

龜策

人徹焉身乃無災明王用之人莫敢欺故云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知吉凶桀紂之時與天爭功擁遏鬼神使不得通是固已無道矣諛臣有衆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爲無道勸以貪狼繫湯夏臺殺關龍逢左右恐死偷諛於傍國危於累卵皆曰無傷稱樂萬歲或曰未央蔽其耳目與之詐狂湯卒伐桀身死國亡聽其諛臣身獨受殃春秋著之至今不忘紂有諛臣名爲左彊誇而目巧教爲象郎

禮記曰目巧之室鄭玄曰但用目巧善意作室不由

法度許慎曰象牙郎將至於天又有玉牀犀玉之器象箸而

羹索隱曰箸音持慮反則箸即筋為與羹連或聖人剖

其心壯士斬其所胕音脛也箕子恐死被髮佯狂

殺周太子歷囚文王昌投之石室索隱曰按殺周太子歷在囚文

王昌之上則近是季歷季歷不被紂誅則將以昔至明

陰兢活之徐廣曰兢一作競○索隱曰陰姓兢名也與之俱亡入於周地

得太公望興卒聚兵與紂相攻文王病死載尸

以行太子發代將號為武王戰於牧野破之華

山之陽紂不勝敗而還走圍之象郎自殺宣室

徐廣曰天子之居名曰宣室身死不葬頭懸車軫四馬曳行寡

龜策



人念其如此腸如涸湯

徐廣曰涸音館一作沸○索隱曰涸沸也

是人

皆富有天下而貴至天子然而大傲欲無厭時  
舉事而喜高貪狼而驕不用忠信聽其諛臣而  
爲天下笑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間曾不如秋  
毫舉事不當又安亡逃衛平對曰不然河雖神  
賢不如崑崙之山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尚  
奪取其寶諸侯爭之兵革爲起小國見亡大國  
危殆殺人父兄虜人妻子殘國滅廟以爭此寶  
戰攻分爭是暴彊也故云取之以暴彊而治以  
文理無逆四時必親賢士與陰陽化鬼神爲使

通於天地與之為友諸侯賓服民衆殷喜邦家  
 安寧與世更始湯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著之  
 以為經紀王不自稱湯武而自比桀紂為暴彊  
 也固以為常桀為瓦室世本日昆吾作陶張華博物  
 記亦云桀作瓦蓋是昆吾為  
 桀作也紂為象郎徵絲灼之務以費民索隱曰灼謂  
 燔也燒絲以  
 當薪務費人也賦斂無度殺戮無方殺人六畜以韋為  
 囊囊盛其血與人懸而射之與天帝爭彊逆亂  
 四時先百鬼嘗諫者輒死諛者在傍聖人伏匿  
 百姓莫行天數枯旱國多妖祥螟蟲歲生五穀  
 不成民不安其處鬼神不享飄風日起正晝晦

龜策

冥日月並蝕滅息無光列星奔亂皆絕紀綱以  
是觀之安得久長雖無湯武時固當亡故湯伐  
桀武王剋紂其時使然乃爲天子子孫續世終  
身無咎後世稱之至今不已是皆當時而行見  
事而彊乃能成其帝王今龜大寶也爲聖人使  
傳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水  
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寶  
恐不敢受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  
及已元王大悅而喜於是元王向日而謝

志宗隱曰  
蓋欲神

之以謝天之質向日者  
天之光明著見者也

再拜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

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

刀剝之身全不傷脯酒禮之橫其腹腸荆支卜

之必制其創正義曰音瘡理達於理文相錯迎使工

占之所言盡當邦福重寶徐廣曰福音副藏也聞于傍鄉殺

牛取革被鄭之桐徐廣曰牛革桐為鼓也草木畢分化為甲

兵戰勝攻取莫如元王元王之時衛平相宋宋

國最彊龜之力也故云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

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

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

於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

衛平無言言事百全至身而攣當時不利又焉  
事賢賢者有恒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  
聽有所不聞人雖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圓日月  
之明而時蔽於浮雲弄名善射不如雄渠逢蠱門

新序曰楚雄渠子夜行見伏石當道以為虎而射之應弦沒  
羽淮南子曰射者重以逢蒙門子之巧劉歆七略有逢蠱門射

法也禹名為辯智而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母

椽又奈何責人於全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

而骨直空枯正義曰凡龜其骨空中而枯也直語發聲也今河東亦然日為德而

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為刑而相佐見食

於蝦蟇蝟辱於鵠郭璞曰蝟能制虎見鵠仰地淮南萬畢曰鵠令蝟反腹者蝟憎其意而心

惡之也。騰蛇之神而殆於即且。郭璞曰騰蛇龍屬也。蚘蛆似蝗大腹食蛇腦也。

正義曰即津曰反且則餘反。即吳公也狀如蚘蜒而大黑色。竹外有節理中直空

虛松栢為百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全故有孤

虛。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即為孤辰巳即為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為

孤寅卯為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為孤子丑即為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為孤戌亥即為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

為孤申酉即為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為孤午未即為虛劉歆七略有風后孤虛二十卷。正義曰按歲月日時孤虛

並得上法也。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

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踈人

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

天尚不全故世為屋不成三瓦而陳之。徐廣曰一云為屋成

龜策

欠三瓦而棟之也。○索隱曰：劉氏云：陳猶居也。注作棟音都。貢反。○正義曰：言為屋不成，欠三瓦以應天。猶陳列而居之。以應之。天天下有階物不全。

正義曰：言萬物及日月天地皆不能全。喻龜之

不全也。乃生也。

褚先生曰：漁者舉網而得神龜，龜自見夢宋元王。元王召博士衛平，告以夢龜狀。平運式定日月分衡，度視吉凶。占龜與物色同。平諫王留神龜，以為國重寶，寶美矣。古者筮必稱龜者，以其令名所從來久矣。余述而為傳。

三月

二月

正月

正義曰：言正月二月三月右轉周環終十二月者日

月之龜腹下十二黑點為十二月也。若二十八宿龜也。

十二月

十一月

中關內高外下

○正義曰此等下至首  
俛大者皆卜兆之狀也

四月

首仰

索隱曰音魚兩反○  
正義曰謂兆首仰起

足開

盼開

索隱曰音琴盼  
謂兆足斂也

首俛大

索隱曰俛

音免兆  
首伏也

五月

橫吉

首俛大

正義曰俛

音免謂兆  
首伏而大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卜禁日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殺龜日中如食已

卜暮昏龜之徵也

索隱曰徵音叫  
謂徵繞不明也

不可以卜庚辛

可以殺及以鑽之常以月旦被龜

索隱曰被音廢  
又音拂拂洗之

以水雞卵  
摩之而呪

先以清水澡之以卵被之

正義曰以常月  
朝清水洗之以

雞卵摩  
而祝之

乃持龜而遂之若嘗以為祖

徐廣曰一作  
視○索隱曰

龜策



祖法也言人為常法  
人若已卜不中皆被之以郊東向立灼

以荆若剛木土徐廣曰一作十一○索隱曰按古之灼龜取生荆枝及生堅木燒之斬斷以灼

氏說當連下句  
卯指之者三正義曰言卜不中以土為卯三度指之三周繞

之用厭  
持龜以卯周環之祝曰今日吉謹以梁

卯煇黃索隱曰梁米也卯雞子也煇龜木也音次第之第言燒荆枝更逝而灼故有煇名一音梯言灼之以

漸如有階梯也黃者以黃絹裏梁卯以被龜也必以黃者中之色主土而信故用雞也○正義曰煇音題煇焦也言以梁

米雞卵被去龜之不祥令灼之不  
被去玉靈之不祥玉

靈必信以誠知萬事之情辯兆皆可占不信不

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徵後龜其卜必北向龜

甲必尺二寸

卜先以造徐廣曰音竈也灼鑽索隱曰造謂燒荆之處物若木也鑽中已又灼

龜首各三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

徐廣曰一作止各三即以造三周龜祝曰假之玉靈夫子

索隱曰尊神龜而為之作號夫子玉靈荆灼而心令而先知而

上行於天下行於淵諸靈數荆徐廣曰音策○索隱曰數音所具反

荆音近策或荆是策之別名此卜筮之書其字亦無可覈他皆放此莫如汝信今日良日

行一良貞徐廣曰行一作身其欲卜某即得而喜不得而

悔即得發鄉我身長大手足收人皆上偶不得

發鄉我身挫折中外不相應手足滅去

靈龜卜祝曰假之靈龜五筮五靈不知神龜之

龜策

靈知人死知人生其身良其欲求某物即得也  
頭見足發內外相應即不得也頭仰足胗內外  
自隨可得占

卜占病者祝曰今某病困死首上開內外交駭  
身節折不死首仰足胗卜病者崇曰今病有崇  
無呈無崇有呈兆有中崇有內外崇有外

卜繫者出不出不出橫吉安若出足開首仰有  
外

卜求財物其所當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即  
不得呈兆首仰足胗

卜有賣若買臣妾馬牛得之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首仰足胗呈兆若橫吉安

卜擊盜聚若干人在某所今某將卒若干人往擊之當勝首仰足開身正內自橋外下不勝足

胗首仰身首

徐廣曰一作簡

內下外高

卜求當行不行行首足開不行足胗首仰若橫

吉安安不行

卜往擊盜當見不見見首仰足胗有外不見足

開首仰

卜往候盜見不見見首仰足胗胗勝有外不見

足開首仰

卜聞盜來不來來外高內下足胗首仰不來足  
開首仰若橫吉安期之自次

卜遷徙去官不去去足開有胗外首仰不去自  
去即足胗呈兆若橫吉安

卜居官尚吉不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  
節折首仰足開

卜居室家吉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  
身折節首仰足開

卜歲中禾稼孰不孰孰首仰足開內外自橋外

自垂不孰足胗首仰有外

卜歲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胗身節有疆外不  
疫身正首仰足開

卜歲中有兵無兵無兵呈兆若橫吉安有兵首  
仰足開身作外疆情

卜見貴人吉不吉吉足開首仰身正內自橋不  
吉首仰身節折足胗有外若無漁

卜請謁於人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自橋不得  
首仰足胗有外

卜追云人當得不得得首仰足胗內外相應不

得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漁獵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足  
胗首仰若橫吉安

卜行遇盜不遇遇首仰足開身節折外高內下  
不遇呈兆

卜天雨不雨兩首仰有外外高內下不雨首仰  
足開若橫吉安

卜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霽橫吉命  
曰橫吉安以占病病甚者一日不死不甚者卜  
曰瘳不死繫者重罪不出輕罪環出過一日不

出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一日環得過  
一日不得不得行者不行來者環至過食時不  
至不來擊盜不行行不遇聞盜不來徙官不徙  
居官家室皆吉歲稼不孰民疾疫無疾歲中無  
兵見人行不行不喜請謁人不行不得追云人  
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

命曰呈兆病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市  
買得追云人得過一日不得問行者不到  
命曰柱徹卜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而  
市買不得憂者毋憂追云人不得



命曰首仰足盼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  
解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聞言不行來  
者不來聞盜不來聞言不至徙官聞言不徙居  
官有憂居家多災歲稼中孰民疾疫多病歲中  
有兵聞言不開見貴人吉請謁不行行不得善  
言追亡人不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甚  
霽不霽故其莫字皆爲首備問之曰備者仰也  
故定以爲仰此私記也

命曰首仰足盼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  
不出求財買臣妾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擊

盜不見聞盜來內自驚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  
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病甚歲中無兵見貴  
人吉請謁追亡人不得亡財物財物不出得漁  
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凶

命曰呈兆首仰足脰以占病不死繫者未出求  
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  
相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久多憂居家  
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病疫歲中毋兵見貴人不  
吉請謁不得漁獵得少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  
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篤死繫囚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無兵見貴人不見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首仰足盼以占病不死繫者父母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不行擊盜不行來者來聞盜來徙官聞言不徙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少歲中毋兵見貴人得見請謁追

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齊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開有內以占病者死繫者出求財  
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行不  
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  
吉歲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  
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霽齊小吉  
不霽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橋以占病卜曰毋瘳死繫者  
毋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得行者行來者來  
擊盜合交等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吉歲孰

民疫無疾歲中無兵見貴人請謁追亡人漁獵  
得行遇盜雨霽雨霽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吉以占病病者死繫不出求  
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者不來  
擊盜不相見聞盜不來徙官徙居家有憂居家  
室見貴人請謁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無  
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漁人以占病者病者甚不死繫者出求財  
物買臣妾馬牛擊盜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  
行來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不

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  
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胗內高外下以占病病者甚不死  
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得  
行不行來者來擊盜勝徙官不徙居官有憂無  
傷也居家室多憂病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有兵  
不至見貴人請謁不吉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  
吉

命曰橫吉上有仰下有柱病久不死繫者不出  
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

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大吉

命曰橫吉揄仰以占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至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孰歲中有疾疫毋兵請謁追亡人不得漁獵至不得行不得行不遇盜雨霽不霽小吉命曰橫吉下有柱以占病病甚不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

不得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  
吉不久居家室不吉歲不孰民毋疾疫歲中毋  
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載所以占病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  
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者  
來擊盜相見不相合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  
憂見貴人吉歲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  
盜雨不雨霽霽吉

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死繫久毋傷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



來擊盜盜行不合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  
吉歲稼中民疾疫無死見貴人不得見行不遇  
盜雨不雨大吉

命曰首仰足盼外高內下卜有憂無傷也行者  
不來病以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者吉

命曰外高內下卜病不死有祟而市買不得居  
官家室不吉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以母傷  
吉

命曰頭見足發有內外相應以占病者起繫者  
出行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甚死繫者出有  
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  
行不行來不來擊盜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  
家室不吉歲惡民疾疫無死歲中毋兵見貴人  
不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外高內下以占病不死有  
外崇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相見不  
會行行來聞言不來擊盜盜勝聞盜來不來徙官  
居官家室見貴人不吉歲中民疾疫有兵請謁  
追亡人漁獵不得聞盜盜遇盜雨不雨霽凶

命曰首仰足盼身折內外相應以占病病甚不  
死繫者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漁獵不得  
行不行來不來擊盜有用勝聞盜來來徙官不  
徙居官家室不吉歲不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  
至見貴人喜請謁追亡人不得遇盜凶

命曰內格外垂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病者死繫  
者不出求財物不得見人不見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相自橋榆仰上柱上柱足足盼  
以占病病甚不死繫久不抵罪求財物買臣妾  
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居

官家室見貴人吉徙官不徙歲不大孰民疾疫  
有兵有兵不會行遇盜聞言不見雨不雨霽霽  
大吉

命曰頭仰足盼內外自隨上憂病者甚不死居  
官不得居行者行來者不來求財物不得求人  
不得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上來者來上曰即不至未來  
上病者過一日毋瘳死行者不行求財物不得  
繫者出

命曰橫吉內外自舉以占病者久不死繫者久

不出求財物得而少行者不行來者不來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高外下疾輕足發求財物不得行者行病者有瘳繫者不出來者來見貴人不見吉

命曰外格求財物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不出不吉病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見吉命曰內自舉外來正足發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病者久不死繫者不出見貴人見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足盼以下有求得病不死繫者毋傷未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

百事盡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柱足以作以上有求得  
病死環起繫留毋傷環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  
不見百事吉可以舉兵

此挺詐有外以上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繫禍  
罪聞言毋傷行不行來不來

此挺詐有內以上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留禍  
罪無傷繫出行不行來者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詐內外自舉以上有求得病不死繫毋罪  
行行來來田賈市漁獵盡喜

此狐貉以有卜求不得病死難起繫留毋罪難  
出可居宅可娶婦嫁女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  
見有憂不憂

此狐徹以下有求不得病者死繫留有抵罪行  
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言語定百事盡不吉

此首俯足胗身節折以下有求不得病者死留  
繫有罪望行者不來行行來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內外自垂以下有求不晦病不死難起繫  
留毋罪難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不吉

此橫吉榆仰首俯以下有求難得病難起不死

繫難出母傷也可居家室以娶婦嫁女

此橫吉上柱載正身節折內外自舉以下病者

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此橫吉上柱足胗內自舉外自垂以下病者卜

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爲人病首俯足詐有外無內病者占龜未已急

死卜輕失大一日不死

首仰足胗以下有求不得以繫有罪人言語恐

之母傷行不行見人不見

大論曰

索隱曰按褚先生所取太卜雜占卦躰及命召之辭義蕪辭重殆無足採凡此六十七條別是也



外者人也內者自我也外者女也內者男也首  
俛者憂大者身也小者枝也大法病者足胗者  
生足開者死行者足開至足胗者不至行者足  
胗不行足開行有求足開得足胗者不得繫者  
足胗不出開出其卜病也足開而死者內高而  
外下也

索隱述贊曰

三王異龜

五帝殊卜

或長或短

若尾若玉

其記已亡

其繇後續

江使觸網

見留宋國

神能託夢

不衛其足

三王異議 五帝恭十 殆身短缺

一 亦與古贊曰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史記一百二十八

又領不出開出其下故也又開而承者內高而  
領不行又開行有未又開對又領者不特變者  
至又開者承行者又開至又領者不至行者又  
對者又承者領者小者對也大者承者又領者  
承者入也內者自非也承者也內者與也首

龜策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史記一百二十九

索隱曰論語云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廣雅云殖立也孔安國註尚書云殖生也生資貨財利也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

正義曰音亡

雞狗之聲相

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

無行矣

索隱曰輓音晚古字通用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

索隱曰眇音妙論如字

故

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

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縑徐廣曰紵屬可以為

布○索隱曰穀音谷雖反穀木名皮可為紙縑山旄玉石

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柎梓索隱曰南子二音薑

桂金錫連徐廣曰音蓮鈇之未鍊者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

門碣石正義曰龍門山在徐州龍門縣碣石山在平州盧龍縣北多馬牛羊旃

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索隱曰言如置棊子往往

有之○正義曰言出銅鐵之山方千里如圍棊之置也管子云凡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

之山三千六百有九山上楮其下有鐵山上有鈇其下有銀山上有銀其下有丹山上有礬石其下有金也此其

大較也索隱曰較音角大較猶大略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

貨殖

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  
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  
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  
之徵貴

索隱曰徵者求也謂此  
處物賤求彼貴賣之

貴之徵賤各勸其業

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  
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索隱曰符謂  
合於道也

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

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

匱少而山澤不辟矣

索隱曰辟音開  
辟開也通也

此四者民所

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

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索隱曰予音与言負而富自由无奪予也

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馮

鹵徐廣曰馮音昔馮鹵鹹地也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

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輻湊故齊冠

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索隱曰言齊既富饒

能冠帶天下豐厚被於他邦故海岱之間斂衽而朝齊言趨利者也其後齊中衰管子修

之設輕重九府正義曰管子云輕重謂錢也夫治民有輕重之法周有太府玉府內府外府天

府職內職金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也則相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而管氏亦有二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

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

貨殖

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民乎

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

徐廣曰計然者范蠡之師也名研故諺曰研桑心筭駟案范蠡曰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二公子

也嘗南游於越范蠡師事之。索隱曰韋昭云計然范蠡師也蔡謨云蠡所著書名計然蓋非也吳越春秋謂之計倪漢書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則倪之與研是一人聲相近而相亂耳

時用則知物索隱曰言知時所用之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索隱曰五行不說土

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索隱曰五行不說土

者土穰也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索隱曰國語大夫種曰賈人旱資舟水資車以待也

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夫饑夫糶

二十病農九十病末索隱曰言米賤則農人病也故云病農若米斗直九十則商賈病故

云病末末謂逐末為商賈也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

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

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索隱曰著音張口反務

貨殖



完物無息幣

索隱曰久停息貨物則無利

以物相貿易腐敗而

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

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

賤取如珠玉

索隱曰夫物極貴必賤極賤必貴貴出如糞土者既極貴後恐其必賤故乘時出之如糞

土賤取如珠玉者既極賤後恐其必貴故乘時取之如珠玉此所以為貨殖也財幣欲其行如

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

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

會稽之耻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

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

漢書音義曰特舟也○索隱曰扁音浮於江湖

正義曰國語云勾踐

滅吳及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國矣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 **變名易**

**姓適齊為鳴夷子皮**  
索隱曰大顏云若成盛酒之鳴夷也用之則多所容納不用則可卷而懷之

**之陶**  
正義曰括地志云即

不忤於物也按韓子云鳴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齊之燕子皮乃從之蓋汜蠡也

**為朱公**  
索隱曰服虔云陶今定陶也

**陶山在齊州平陽縣東三十五里陶山之陽也今南五里猶有朱公冢又云曹州濟陽縣東南三里**

**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

**與時逐**  
漢書音義曰逐時而居也負○索隱曰韋昭云隨時逐利也

**而不責於人**  
索隱曰按謂擇人而與人不負之故云不責於人也

**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

**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

**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

貨殖

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巨萬

徐廣曰萬萬也

故言富者

皆稱陶朱公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

魯之間

徐廣曰子贛傳云廢居著猶居也著讀音如貯○索隱曰漢書亦作貯說文云貯積也

七十

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糠

索隱曰饒飽也

匿於

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

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

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

者乎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

索隱曰案

漢書食貨志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國以富而白

疆今此及漢書言克皆誤也劉向別錄則云李悝也

主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

穀予之絲漆蠶出取帛絮與之食索隱曰食謂穀也太陰

在郊穰正義曰太陰歲後二辰為太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

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

積著率正義曰貯律二音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

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

苦樂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

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

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

化貨殖

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  
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  
所長非苟而已也

倚頓用鹽鹽起

孔叢曰倚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

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犗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倚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貨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倚氏故曰倚頓○索隱曰鹽音古按周禮鹽人云共苦鹽杜子春以為苦讀如鹽鹽謂出鹽直用不練也一說云鹽鹽河東大鹽散鹽東海煮水為鹽也○正義曰按倚氏蒲州縣也河東鹽池是畦鹽作畦若種菘一畦天雨下池中鹹淡得均即畎池中水上畔中深一尺許以日暴之五六日則成鹽若白礬石大小如雙陸及暮則呼為畦鹽或有花鹽綠黃河鹽池有八九所而鹽州有烏池猶出三色鹽有井鹽畦鹽花鹽其池中鑿井深一二尺去泥即到鹽掘取若至一丈則著平石無鹽矣其色或白或青黑名曰井鹽畦鹽若河東者花鹽池中有下隨而大小成鹽其下方微空上頭隨雨下池中其

滴高起若塔子形處曰花鹽赤白即成鹽焉池中心有泉井  
水淡所作池人馬盡汲此井其鹽四分入官一分入百姓也  
池中又鑿得塩塊闊一尺餘高二尺白色光明洞徹年貢之也  
而邯鄲郭縱以鐵冶

### 成業與王者埒富

烏氏倮

韋昭曰烏氏縣名屬安定倮名也。索隱曰漢書作羸烏氏姓氏音支倮音魯可反。正義曰縣古城在涇州安定縣東四十里倮名也。

遺戎王

徐廣曰間一作奸不以公正謂之奸也。索隱曰謂畜牧及至衆多之時斥而賣之以求奇物也。間

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

索隱曰謂戎王償之牛羊十倍也。

畜至用谷量馬牛

韋昭曰滿谷則具不復數。索隱曰谷音欲。

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

索隱曰漢書作巴寡婦清巴寡婦之邑清其名。

其先得丹穴

徐廣曰涪陵出丹。正義曰括地志云寡

秦始皇帝

秦始皇帝

貨殖

婦清臺山俗名貞女山在涪州永安縣東北七十里也

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

嘗

正義曰音子兒反言資財衆多不可嘗量一云清多以財餉遺四方用衛其業故財亦不多積聚

清寡

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

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夫僕鄙人牧長

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

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

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

徙豪傑諸侯彊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

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

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

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

索隱曰言重於耕稼也

重為邪

索隱曰重音逐隴反重者難也畏言不敢為奸邪○正義曰重並逐拱反

言關中地重厚民亦重難不為邪惡

及秦文孝繆居雍隙

徐廣曰隙者間孔也地居

隴蜀之間要路故曰隙正義曰雍縣岐州雍縣也

隴蜀之貨物而多賈

索隱曰賈

音古獻孝公徙櫟邑

徐廣曰在馮翊○索隱曰櫟音藥即櫟陽

櫟邑北郤

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

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眾故

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

地饒卮

徐廣曰音支烟支也紫赤色也

薑丹沙石銅鐵

徐廣曰卮都出銅臨卬出

鐵竹木之器南御滇棘棘僮西近邛笮笮馬旄

貨殖



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襄斜縮轂其

口徐廣曰在漢中○索隱曰言襄斜道狹縮其道口有若車轂之湊故云縮轂也以所多易所

鮮索隱曰易音亦鮮音虧言以所多易其所少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

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畱畜牧

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正義曰要音要言言要

東其路也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

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徐廣

曰堯都殷人都河內正義曰盤庚都殷墟地屬河內也周人都河南

正義曰周自平王已下都洛陽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

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眾

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揚平陽陳

西賈秦翟正義曰賈音古秦關內也翟隰石等州北賈

種代正義曰上之勇反種在恒州石種代石北也徐

曰石邑縣也在常山○索隱曰楊平陽二邑名在趙之西陳

蓋衍字以下有陽平陽陳掾因此衍也言二邑之人皆西賈

於秦翟北賈於種代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懼灼

曰懼音慨伎音堅伎音瓚曰懼音慨今以土名好氣任俠為

疆直為懼中也○索隱曰懼音異伎音實茲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

時有奇羨索隱曰奇音羈羨音羊戰其民鵝羗不均

徐廣曰羗音兕一音囚凡反皆健羊名○索隱曰鵝音自全

化質殖

晉之時固已患其僨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

己紇反羗音慈紀反言其方人姓若羊捷捍而不均也

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椽其間得所欲

索隱曰椽音逐緣反温軹西賈上黨正義曰澤路等州也北賈

趙中山索隱曰温軹二縣各屬河內中山地薄人衆猶

有沙丘紂淫地餘民晉灼曰言地薄人衆猶復有沙丘紂淫地餘民通條之於淫風而言

之。正義曰沙丘在邢州也民俗懷急徐廣曰懷急也音絹一作惠音翻也仰機

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相隨推

剽索隱曰推即推煞人而剽掠之休則掘冢作巧姦冶徐廣曰一作蠱多美

物徐廣曰美一作推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徒徐廣曰跕

音怙張晏曰跕徒也瓚曰躡跟為跕也。索隱曰跕音所綺反游媚貴富入後宮徧諸

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正義曰洛水本名漳水邯鄲在其地一都會也

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

魯微重而矜節徐廣曰矜一作務濮上之邑徙野王徐廣曰衛君角

徙野王。正義曰秦拔衛濮陽徙其君於懷州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

夫燕亦勃碣之間正義曰勃海碣石在西北一都會也南通齊

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索隱曰劉氏踔音卓一音勅教

反亦遠騰貌也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

捍少慮索隱曰言如雕性之捷捍也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

桓夫餘索隱曰隣一作臨臨者亦却皆之義他並類此東縮穢貉朝鮮真番

之利索隱曰縮者縮統其要津則上云臨者謂却皆之也。正義曰番音番

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

貨殖

陰則齊齊帶山海

徐廣曰齊世家曰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闢達

多匿智

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

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

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鬪勇於持刺

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

服虔曰士農商工賈

也如淳曰游子樂其俗不復歸故有五方之民

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

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齟齟

索隱曰齟音則角反又音惻斷反

頗

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

遠邪及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

徐廣曰在滎陽

芒碭以北

徐廣曰今為臨淮

屬巨野

正義曰鄆州鉅野縣在鉅野澤也

比梁宋也

徐廣曰今陶之浚儀。正義曰鴻溝以東芒碭以北至鉅野梁宋二國之地。

陶睢

陽

正義曰今曹州睢陽今宋州宋地也。

亦一都會也

徐廣曰今之定陶。

昔堯作

游成陽

如淳曰作起也。成陽在定陶。

舜漁於雷澤

徐廣曰在成陽。正義曰澤在

雷澤縣西北也。

湯止于亳

徐廣曰今梁國薄縣。正義曰宋州穀熟縣西南四十五里南亳州故城是也。

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

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越楚則有三俗

正義曰越滅吳則有江淮以北楚滅越兼有吳越之地故言越楚也。

夫自淮北沛陳汝南

南郡此西楚也

正義曰沛徐州沛縣也陳今陳州也汝汝州也南郡今荊州也言從沛郡西至

荊州並西楚也。

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

故郢都

正義曰荊州江陵縣故為郢楚之都。

西通巫巴

正義曰巫郡巴郡在江陵之西也。

貨殖

東有雲夢之饒

徐廣曰在華容

陳在楚夏之交

正義曰夏都計陽城

言陳南則楚西及北則夏故云楚夏之交

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

慮

徐廣曰皆在下邳○正義曰取音秋慮音閭徐即徐城故徐國也僮取慮二縣並在下邳今泗州

則清

刻矜已諾

正義曰上音紀

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

也

正義曰彭城徐州治縣也東海郡今海郡也吳蘇州也廣陵揚州也言從徐州彭城歷揚州至蘇州並東楚之地

其俗類徐僮胸繒以北俗則齊

正義曰胸其俱反縣在海州故繒縣在沂

州之丞縣言二縣之北風俗同於齊

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

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

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

衡山

徐廣曰都邾邾縣屬江夏○正義曰故邾城在潭州東南百二十里

九江

正義曰九江郡都陰

陵陰陵故城在濠州定遠縣西六十五里江南徐廣曰高帝所置江南者丹陽也

義曰案徐說非秦置鄣郡在湖州長城縣西南八十里鄣郡故城是也漢改為丹陽郡徙郡宛城今宣州地也上言吳有

章山之銅明是東楚之地此言大江之南豫章長沙二郡南楚南楚之地耳徐裴以為江南丹陽郡屬南楚誤之甚矣

豫章正義曰今洪州也長沙正義曰今潭州也十三州志云有萬里沙祠而西自湘州至東萊萬

里故曰長沙也淮南衡山九江二郡及江南豫章長沙二郡並為楚也是南楚也其俗大

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正義曰楚考烈王二十二年自陳徙都壽春號之曰郢故

言郢之徙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正義曰郢故壽春也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于越

治也言江淮之潮南北俱至廬州也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

雜俗徐廣曰在臨淮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徐廣曰鄱陽有之

正義曰括地志云

貨殖



江州潯陽縣有黃金山山出金

長沙出連錫然董董

正義曰音謹

物之

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

應劭曰董少也更償也言金少少耳取之不足用故費用

也

九疑

徐廣曰山在營道縣南

蒼梧以南至儋耳者

正義曰今儋州在海

中廣州南去京七千餘里言嶺南至儋耳之地與江南大同俗而揚州之南越民多焉

與江南大同

俗而揚越多焉番禺

正義曰潘虞二音今廣州

亦其一都會也

珠璣犀璠瑁果布之湊

韋昭曰果謂龍眼離支之屬布葛布

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

徐廣曰禹居陽程○正義曰禹居陽城潁川南陽皆夏地

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

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鄭

關

徐廣曰按漢中亦作隕字○索隱曰鄭音雲○正義曰武關在商州地理志云宛西通武關而無鄭關蓋鄭當

為徇徇水上有關在金州洵陽縣徐東南受漢江淮宛

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

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

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正義曰謂西方鹹地也

鹽鹵領南沙北正義曰謂池漢之北也固往往出鹽大體如

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

耕而水耨徐廣曰乃溝反除草也。正義曰言風草下種

也耨除苗生大而草生小以水灌之則草死而苗無損果隋徐廣曰地理志作菰。索隱曰

音同上古少字也。贏力和反果。搖猶搖。疊包裏也。今楚越

之俗尚有裏搖之語。楚越水鄉足螺魚。當民多採捕積聚。搖

疊包裏煮而食之。班固不曉裏搖之方言。修太史公書不待

貨殖

述地云乃故云果菰贏蛤非太史公意班氏失之也

賈而足

正義曰賈音古言楚越地勢饒食不用他賈而自足無饑饉之患

地勢饒食無

飢饉之患以故此皆窳

徐廣曰音紫皆窳苟且墮懶之謂也駟案應劭曰皆弱也晉灼曰窳

病也○索隱曰窳音庾○正義曰按食螺蛤等物故多羸弱而足病也淮南子云古者民食羸蛛之肉多疹毒之患也

偷生無積聚

正義曰言江淮以南有水族民多食物朝夕取給以偷生而已不為積聚乃多貧也

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

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

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

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

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

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

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

富廉賈歸富歸者取利而不  
停貨也富者人之情性所不

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

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

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推埋劫人作姦掘

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

禁走死地如鶩徐廣曰鶩  
一作流其實皆為財用耳今

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琴揄長袂躡利屣徐  
廣

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

曰揄音史躡一作跣音吐  
協反屣音山耳反舞屣也

貨殖

連車騎亦爲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  
雪馳阮谷不避猛獸之害爲得味也博戲馳逐  
鬪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  
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爲重糈也吏士舞文  
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  
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  
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  
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  
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  
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

索隱曰謂無爵邑之

入祿秩之奉則曰素封素空也。○正義曰言不仕之封者人自有園田收養之給其利氏於封君故曰素封也。封者

食租稅歲率正義曰音律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

萬索隱曰戶率二百故千戶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

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

索隱曰息二千故百萬之家亦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

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漢書音義曰五十匹○索

隱曰按馬有四足二百蹄有五十匹也漢書則云馬蹄數千所記各異牛蹄角千漢書音義曰百六十

七頭也馬貴而千足羊澤中千足彘韋昭曰二百五十頭水居

牛賤以此為率千石魚陂徐廣曰魚以斤兩為計也○索隱曰陂音陂漢書作陂音同○正義曰言陂澤養魚一歲收得

千石魚山居千章之材徐廣曰一作楸駟案韋昭曰楸木所以為轅音秋○索隱曰漢書作

貨殖

千章之萩服虔云章方也故孟康亦云言任方章者  
千枚謂章大材也樂彦云萩梓木也可以為轅者

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

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

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

畝畝鍾之田徐廣曰六斛四斗也若千畝厄茜徐廣曰厄音支鮮支也茜音倩

一名紅藍其花千畦薑韭徐廣曰千畦二十五畝駟案韋昭曰畦猶壟此其

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

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

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

飲食徐廣曰會聚食○索隱曰醵音渠略反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

不慙耻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鬪智

正義曰言少有錢財則鬪智巧而求勝也既饒爭時正義曰既饒足錢財乃逐時爭利也此其

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

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

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

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

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

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正義曰釀千瓮酤醯醢醋云酒酤醢

醬千坭徐廣曰長頸罌○索隱曰坭音閑江反醬千飩徐廣曰大罍缶缶○索隱曰音都

貨殖



甘反漢書作儋孟康曰儋石鬯石  
鬯受一石故云儋石一音都濫反  
屠牛羊彘千皮販穀

糶千鍾徐廣曰出穀也糶音掉也  
薪梟千車船長千丈索隱曰摠積數長千

文木千章漢書音義曰洪洞方棗章材也舊將作大匠掌材曰章曹掾○索隱曰洪音胡孔反洞音動又

並如字 竹竿萬个徐廣曰古賀反○正義曰釋名云竹曰个木曰枚 其輶車百

乘徐廣曰馬車也○正義曰上音送說文云輶小車也 牛車千兩正義曰車一乘為一兩風俗通

云箱轆及輪兩兩而偶之稱兩也 木器髻者千枚徐廣曰髻音休漆也○正義曰顏云

以漆物謂之髻又音許昭反今關東俗器物一再漆者謂之稍漆即髻聲之轉耳今關西俗云里髻盤朱兩義並通 銅

器千鈞徐廣曰三十斤 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徐廣曰百二十斤為

石駟案漢書音義 馬蹄躐千徐廣曰躐苦弔反馬八膠音料○索隱曰埤蒼云虎

骨謂入膠一曰夜蹄小顏云躐口也啼與口共千則為二百疋若顧胤則云上文馬二百蹄與千戶侯等此蹄躐千比千

乘之家不容亦二百則竅謂九竅通四  
三而成一馬所謂生之徒十有三也  
牛千足羊彘千

雙僮手指千  
漢書音義曰僮奴婢也古者無空手游日  
皆有作務作務須手指故曰手指以別馬

牛蹄角也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

匹榻布皮革千石  
徐廣曰榻音吐合反駟案漢書音義  
曰榻布白疊也○正義曰顏師古曰

麤厚之布也其價賤故與皮革同重耳非白疊也  
漆千斗  
蒼者厚之兒也按白疊木綿所織非中國有也  
徐廣曰或作合器各有甔孫叔敖云甔

蘖麴鹽豉千荅  
尾器受斗六升合為甔音貽

鮫黃千斤  
漢書音義曰音如楚人言齋黃魚與鮫魚也  
○正義曰鮫音臺又音貽說文云鮫海魚也

此魚音齊禮  
鮪千石鮑千鈞  
徐廣曰鮪音族苟反謂雜小魚也  
義曰鮪音族苟反謂雜小魚也

也鮑白也然鮫黃以斤論鮑鮪以千鈞論乃其九倍多故知  
鮫是大好者鮪鮑是雜者也徐云鮪膊魚也膊並各反謂破

開中頭尾不相離為鮑謂之  
棗栗千石者三之  
正義曰謂三千

貨殖

石也言棗栗三千石乃與上物相等

狐鼯

正義曰音彫

裘千皮羔羊裘千石

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

正義曰鍾六斛四斗果菜謂雜果菜於山野采取之

子

貸金錢千貫節駟會

徐廣曰駟音祖即反馬會也駟案漢書音義曰會亦是會也節

節物貴賤也謂估儉其餘利比千乘之家

貪賈三之廉賈五之

漢書音義曰貪賈未

當賣而賣未可買而買故得利少而十得三廉賈貴而賣賤乃買故十得五

此亦比千乘之

家其大率也

正義曰率音律

佗雜業不中什二

正義曰言雜惡業而

不在什分中得二分之利者非世之美財也

則非吾財也請略道當世千

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

蜀卓氏之先

徐廣曰卓一作淖

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

遷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

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葭萌徐廣曰屬廣漢○正義曰

葭萌今利州縣也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

野下有蹲鴟徐廣曰古蹲字作跋駟案漢書音義曰水鄉多鴟其山下有沃野灌漑一曰大芋○正義曰汶音珉蹲鴟芋也言邛州臨邛縣其地肥又沃平野有大芋等也華陽國志云汶山郡都安縣有大芋如蹲鴟也至

死不飢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

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正義曰滇一作沮漢

書亦作滇也今益州郡有蜀州亦因舊名及漢江為名江在益州南入導江非漢中之漢江也至僮千人

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

氏俱居臨邛

化真殖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

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

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章昭曰優游間暇也然其

贏得過當愈於織正義曰音色齋吝也言孔氏連車騎游於諸侯以資給之兼通商賈

之利乃得游閑公子交名然其通計贏利過於所資給餉遺之當猶有交游公子雍容而勝於慳吝也家致

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魯人

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徐廣曰魯縣出鐵起富至

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貫貸

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

以曹邴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刁間獨愛貴之

正義曰刁丁

桀黠

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間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

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

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毋刁

漢書音義曰奴自相謂曰寧欲免去作民有爵

邪將止為刁氏作

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

周人既織

漢書音義曰儉嗇也

而師史尤甚

正義曰師史人姓名

轉轂以

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

之中

正義曰洛陽在齊秦楚趙之中其街巷貧人學於富家相矜以久賈諸國皆數歷里邑不入其門故前云

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是也

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

漢書音義曰謂

街巷居民無田地皆相矜以賈在此諸國也

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

貨殖

師史能致七千萬

宣曲

正義曰按其地合在關內張揖云宣曲官名在昆池西也

任氏之先

徐廣曰高祖功臣有宣曲

侯○索隱曰上林賦云西馳宣曲當在京輔今闕其地也

為督道倉吏

漢書音義曰若今吏督租

穀吏上道輸在所也韋昭曰督道秦邊縣名

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

而任氏獨窖倉粟

徐廣曰窖音校穿地以藏也

楚漢相距滎陽

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

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

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

索隱曰晉灼云爭取賤賈金玉也○正義曰音

價任氏獨取貴善

索隱曰謂買物必取貴而善者不爭賤價也富者數世

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

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

重之塞之斥也正義曰孟康云邊塞主斥候卒也唯此人能致富若此顏云塞斥者言国斥開邊塞

更令寬廣故橋姚得恣其畜牧也姓橋名姚也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

羊萬頭粟以萬鍾計漢書音義曰邊塞主斥候卒也唯此人能致富若此○索隱曰孟說

非也按斥開也相如傳云邊塞益斥是也橋姓姚名也言橋姚因斥塞而致此資風俗通云馬稱斥者俗說云相馬及君子与人相斥故云斥或說馬夜行日照前四丈故云一斥或

說度馬從橫適得一斥韓詩外傳云孔子與顏回登山望見一斥練前有藍視之

果馬光景一斥長也 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

封君行從軍旅齋貸子錢索隱曰齋音子稽反貸假也音吐得反與人物云齋

周禮注齋所給與也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

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索隱曰貸音吐代反其

貨殖



息什之

索隱曰謂出一得十倍

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

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

大抵盡諸田田嗇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

徐廣曰安陵及杜二縣名各有杜姓也宣帝以杜為杜陵

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者

也

徐廣曰異一作淑又作較

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

盡推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

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

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

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織

嗇勸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

拙業徐廣曰古拙字亦作拙也而秦陽以蓋一州索隱曰漢書作甲一州服虔云

富為州中之第一拙家茲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

也而桓發用之富索隱曰漢書桓發人姓名正義曰桓發人姓名行賈丈夫

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正義曰說文云戴角者脂无角者膏也辱

處也而雍伯千金徐廣曰雍一作翁○索隱曰雍音於恭反漢書作翁伯也賣漿

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技也徐廣曰洒或作細駟案漢書音

義曰治刀劍名○索隱曰洒音先禮反削刀者名洒削謂摩刀以水洒之又方言云劍削關東謂之削音肖亦依字讀

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索隱曰晉灼云太官常以

十月作沸湯燂羊胃以末椒薑粉之訖暴使燥則謂之脯故易售而致富也○正義曰按胃脯謂和五味而脯美故易售

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

貨殖

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索隱述贊曰

貨殖之利

工商是營

廢居善積

倚市邪贏

白圭富國

計然彊兵

保參朝請

女築懷清

素封千戶

卓鄭齊名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史記一百二十九

貨殖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史記一百三十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

索隱

曰張晏云南方陽也火水配也水為陰故命南方正重司天  
火正黎兼地職臣瓚以為重黎氏是司天地之官然司地者  
宜曰北正古文作北字非也案國語黎為火正以淳耀敦  
大光照四海又幽通賦云黎淳耀於高辛則火正為是也唐

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

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

應劭曰封

為程國伯休甫字也○索隱曰重司天而黎司地是代序天  
地也據左氏重是少昊之子黎乃顓頊之胤二氏二正所出  
各別而史遷意欲合二氏為一故惣云在周程伯休甫其後  
非也然後按彪之序及于寶皆云司馬氏黎之後是也今惣  
稱伯休甫是重黎之後者凡言地即舉天稱黎則兼重自是  
相對之文其實二官亦通職然休甫則黎之後也亦是太史  
公欲以史為己任故言先代天官所以兼稱重耳○正義曰  
括地志云安陵故城在雍州咸陽東二十一里周之程邑也

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正義曰司馬彪序云南正黎後

世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索隱曰司馬夏官卿不掌國自是先代兼為史衛宏云司

馬氏周史佚之後恐或有所據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張晏曰周

惠王襄王有子頽叔帶之難故司馬氏奔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

入少梁索隱曰左氏隨會自晉奔秦後乃奔魏自魏還晉故漢書云會奔秦魏也少梁古梁國也秦滅之改

曰少梁後名夏陽也。正義曰按春秋隨會奔秦其後自秦入魏而還晉也隨會為晉中軍將少梁古梁國也嬴姓在同

州韓城縣南二十二里是時屬晉。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

衛或在趙索隱曰何法盛晉書及司馬氏系本各凱或在秦其在衛者相

中山徐廣曰名喜也在趙者正義曰何法盛晉書及晉譙王司馬無忌司馬氏孫本皆云各凱

以傳劔論顯服虔曰世善傳劔也蘇林曰傳手搏論而釋之晉灼曰史記吳起贊曰非信仁廉勇

太史公

不能傳劔論兵書也○索隱曰服虔云善劔解  
所以稱傳也蘇林作搏言手搏論而知名也  
荆贖其後

也正義曰五恠反如淳云刺客傳之荆贖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

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蘇林曰郡守也錯孫

靳徐廣曰一作靳○索隱曰錯音七各反靳音紀豐反事武安君白起而少

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阮趙長平軍文穎曰趙

孝成時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索隱曰郵音九李奇曰地名在咸陽西十里三

秦記其地後改爲里李也葬於華池晉灼曰地名在鄠縣○索隱曰晉灼非也案司馬遷碑在夏陽西北

四里○正義曰括地志云華池在同州韓城縣西南七十里在夏陽故城西北四里靳孫昌昌為

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崩贖立孫卬為武信君

將徐廣曰張耳傳云武臣自號武信君○索隱曰按晉譙國司馬無忌作司馬氏系本云崩贖生昭預昭預生憲

憲生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印於殷索隱曰漢書云項羽

印也漢之伐楚印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

生無澤索隱曰漢書作母澤並音亦無澤為漢市長無澤生喜

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蘇林曰長安北門也瓚曰長安城無高門○索隱曰

蘇說非也案遷碑高門在夏陽西北去華池三里○正義曰括地志云高門原俗名馬門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十八里漢

司馬遷墓在韓城縣南二十二里夏陽縣故東南有司馬遷冢在高門原上也喜生談談為太

史公如淳曰漢儀註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

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瓚曰百官表無太史公茂陵中書司馬談以太史丞為太史令○索隱曰八公者遷所

著書尊其父云公也然遷雖稱述其父所作其實亦遷之詞而如淳引衛宏儀註稱位在丞相上謬矣按百官表又無其

官且修史之官國家別有著撰則令州縣所上國書皆先上之而後人不曉誤以為在丞相上耳○正義曰虞喜志林云

太史公



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位猶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屬仍以舊名尊而稱也按下文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又云卒三歲而遷為太史公又云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又云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觀此文虞喜說為長乃書談及遷為太史公者皆遷自書之漢舊儀云太史公秩二千石卒史皆秩二百石然瓚及韋昭相譚之說皆非也以相譚之說釋在武本紀也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正義曰天

官書云星則唐都也受易於楊何徐廣曰雷川人習道論於黃子徐廣

曰儒林傳曰黃生好黃老之術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

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正義曰布內反顏云悖惑也各習師書惑於所見也乃

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正義曰張晏云謂易繫辭案下一句是繫辭文也天

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各法

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

省耳

索隱曰案六家同歸於正然所從之道殊塗學或有傳習省察或有不省之耳

嘗竊觀陰

陽之術大祥

徐廣曰一作詳駟案李奇曰月令星官是其技業也○索隱曰漢書作大詳言我觀陰陽

之術大詳今此作祥於義為踈○正義曰顧野王云祥善也吉凶之先見也

而眾忌諱使人

拘而多所畏

正義曰言拘束於日時令人有所忌畏也

然其序四時之大

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

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

之別不可易也墨者

正義曰韋云墨翟之術也尚儉後有後墨子傳其術也

儉

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

索隱曰徧音徧徧循言難盡用也

然其

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

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

索隱曰劉向別錄云各家流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按各家知禮亦異數是儉也受命不受辭或失其真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

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

索隱曰瞻音市豔反漢書作澹古今字異也

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

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

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

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

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

如淳曰知

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乱是去羨也

絀聰明

索隱曰如淳云不尚賢絕聖弃智也

釋

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

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

十二度二十四節

張晏曰八位八卦位也十二度十二次也二十四節就中氣也各有林示已心

謂日月也

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

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

尺索隱曰自此已下韓子之文故稱曰也

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正義曰屈蓋曰

茨以茅覆屋

采椽不刮

索隱曰韋昭云采椽棟榱也

食土

簋

徐廣曰一作溜駟案服虔曰土簋用土作此器

啜土刑糲梁之食

張晏曰一

斛粟七斛米為糲瓚曰五斗粟三斗米為糲音刺韋昭曰糲籩也○索隱曰服虔云糲籩米也三蒼云梁好粟也○正義曰顏云簋所以盛飭也刑所以盛羹也土謂燒土為之即瓦器也糲粗米也脫粟也梁粟也謂食脫粟之麤飭也

藿之羹

正義曰藜似藿而表赤藿豆葉也

夏曰葛衣冬日鹿裘其

送死桐棺三寸

正義曰以桐木為棺厚三寸也

舉音不盡其哀教

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

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

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索隱曰按

禮親親父為首尊尊君為首也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

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

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服虔曰繳音近叫呼謂煩

也如淳曰繳繞猶纏繞不通大體也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

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

參伍不失晉灼曰引名責實參錯交互明知事情此不可不察也道家

無為又曰無不為正義曰無為者守清淨也無不為者生育萬物也其實易

行正義曰各守其分故易行也其辭難知正義曰幽深微妙故難知也其術以

太史公

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正義曰任自然也無成勢無常

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韋昭曰因

物為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正義曰因

時之物成法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正義曰因其万物之形成度與合也故

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索隱曰此出鬼谷子遷引之以成其章故稱故曰也○正

義曰言聖人教迹不朽滅者順時變化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

正義曰言因百姓之心以教唯執其綱而已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

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徐廣曰音

款空也駟案李奇曰聲別名也○索隱曰款空也申子云款言無成是也聲者各也以言實不稱名則謂之空空有聲也

窾言不聽效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

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正義曰上胡本

反混混者元氣神著之兒也光燿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

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

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

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

也韋昭曰聲氣者神也枝幹者形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

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

遷遷生龍門徐廣曰在馮翊夏陽縣駟案蘇林曰禹所鑿龍門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龍門在同

州韓城縣北五十里其山更黃河夏禹所鑿者也龍門耕牧山在夏陽縣遷即漢夏陽縣人也至唐改曰韓城縣

河山之陽正義曰河之北山之南也案在龍門山南也年十歲則誦古文

太史公



索隱曰迂及事伏生是學誦古文尚書劉氏二十而南游以爲左傳國語系本等書是亦名之古文也

**江淮上會稽探禹穴**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

索隱曰越絕書云禹上茅山大會計更名曰會稽張勃吳錄云本名苗山一名覆金禹會諸侯計功改曰會稽正義曰

括地志云石箐山一名玉笥山又名宛委山即會稽山一峯也在會稽縣東南十八里吳越春秋云禹案黃帝中經九山

東南天柱號曰宛委赤帝左闕之填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皆琢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山血

白馬以祭禹乃登山仰天而笑忽然而卧夢見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却倚覆金之山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

書者齊於黃帝之岳巖巖之下三月季庚登山發石禹乃登宛委之山發石乃得金簡玉字以水泉之脉山中又有一穴

深不見底謂之禹穴史遷云上會稽探禹穴即此穴也**關九疑**索隱曰山海經云南

泉在營道南其山九峯皆似故曰九疑張晏云九疑舜葬故窺之尋上探禹穴蓋以先聖所葬處有古冊文故探窺之亦

搜採遠矣○正義曰沅水出朗州湘北涉曰九疑山在道州浮於沅湘水出道州北東北入海

汶泗正義曰兩水出兗州東北而南歷魯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

遺風鄉射鄒嶧正義曰鄒縣名嶧山名鄉山在鄒縣名

危困鄒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州滕縣漢蕃縣音翻漢末陳

游為魯相陳蕃子也蕃子逸為魯相改音皮田褒魯記曰靈帝汝南子

索隱曰鄒本音蕃案田褒魯記云靈帝未有汝南陳子游為

鄒都皮聲相近後漸訛耳然地理志魯國蕃縣應劭曰邾國也音皮過梁楚以歸於是

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

昆明還報命徐廣曰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是歲天

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徐廣曰古之

不得與從事正義曰與音預故

周南今之洛陽。索隱曰張晏云自陝已東皆周南之地也。

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  
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  
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  
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  
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  
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  
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  
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  
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  
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

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

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案年表魯哀公十四

年獲麟至漢元封元年三百七十一年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

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

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

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

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索隱曰博物志太史令茂陵顯

武里大夫司馬年二十八三紬史記徐廣曰紬音抽○索隱曰如淳云抽徹舊

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石室金匱之書索隱曰案石室金匱皆國家藏書之

書故事而次述之小顏云紬謂綴集之也五年而當太初元年李奇曰遷為太史後五年適當於武帝太初元年此時述

太史公

史記○正義曰按  
遷年四十二歲

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

建於明堂諸神受紀

徐廣曰封禪序曰封禪則乃靈罔不禋祀駟案韋昭曰告於百神與

天下更始著紀於是○索隱曰虞喜志林云改歷於明堂班之於諸侯諸侯羣神之主故曰諸神受紀孟康云向芒祝融

之屬皆受瑞紀也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

索隱曰先人謂先代賢人也○正義曰太史公司馬遷也先人司馬

談也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

今五百歲

索隱曰案孟子稱堯舜至湯五百餘歲湯至文王五百餘歲文王至孔子五百餘歲太史公此

言略取於孟子而揚雄孫盛深所不然所謂多見不知量也以爲博氣育才豈有常數五百之期何異一息是以上皇相

次或以萬齡爲間而唐堯舜禹比有並列降及周室聖賢盈朝孔子之沒千載莫嗣安在於千年五百年乎具述作者蓋

記注之志士耳

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

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

焉索隱曰漢書讓作讓晉灼云此古讓字言已當述先人之成業何敢自嫌值五百歲而讓之也上大

夫壺遂曰索隱曰案遂為魯官事秩二千石故位上大夫也昔孔子何為而作

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服虔曰仲舒也周道衰廢

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

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

索隱曰是非謂褒貶諸侯之得失也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

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

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索隱曰案孔子之言見春秋緯

太史公引之以成說也空言謂褒貶是非也空立此文而亂臣賊子懼也孔子言我徒欲立空言設褒貶則不如附見於

太史公

當時所因事之人臣有慳侈篡逆因就此筆削以褒貶深切著明而書之以爲將來之誡也

夫春秋上

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

猶豫善善惡惡

索隱曰公羊傳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也

賢賢賤不

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

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

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

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

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

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

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

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

張晏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減而云成數字誤也駟謂太

史公此辭是述董生之言董仲舒自治公羊春秋公羊經傳凡有四萬四千餘字故云文成數萬也不得如張議但論經萬八千字便為之誤○索隱曰註林也小顏云史遷豈以公羊之傳為春秋乎春秋經一萬八千亦足稱數萬非字之誤

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

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

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

索隱曰案弑君亡國及奔走者皆是失仁義之道本耳已者語

終之辭也

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

徐廣曰一云差以豪釐一云繆

以千里駟案今易無此語易緯有之

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日一

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

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



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正義曰其心實善爲之不被之空言而不

敢辭張晏曰趙盾不知討賊而不敢辭其罪也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正義

曰顏云爲臣下所干犯也一云違犯禮義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

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

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

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晉灼曰唯唯謙應也否不與不通者也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

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

如傳曰受天命清和之氣。正義曰於音烏顏云於歎辭

也穆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教化清也

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

雁劭曰款叩也此音叩塞門來服從也如傳曰款寬也請請來除守塞者自保不為寇害。正義曰重譯更譯其言也

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

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耻主上

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

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

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

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

是論次其文七年

徐廣曰天漢三年。正義曰按從太初元年至天漢三年乃七年也而

太史公遭李陵之禍

正義曰太史公舉李陵李陵降也

幽於縲紲乃

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

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

索隱曰案謂其義隱

微而言約也。正義曰詩書隱微而約省者迂深推欲依其隱約而成其志意也

欲遂其志之

思也昔西伯拘羑里

徐廣曰在易陰

演周易孔子充陳蔡

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

孫子臏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

正義曰即

呂氏春秋也

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

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鬱結不得

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

來至于麟止

張晏曰武帝獲麟遷以為述事之端上紀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索

隱曰服虔云武帝至雍獲白麟而鑄金作麟足形故云麟止遷作史記止於此猶春秋終於獲麟然也史記以黃帝為首而云述陶唐者案五帝本紀贊云五帝尚矣然尚書載堯以來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訓故述黃帝為本紀之首而以尚書雅正故稱自黃帝始起於陶唐也

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

徐廣曰顓頊帝嚳堯舜

各成

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

索隱曰台音怡悅也或音昭非也

厥美

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

索隱曰應劭云有本則紀有家

則代有年則表有名則傳

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派苗裔裔夏桀

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

維契

正義曰音薛也

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

衡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酒諸侯不享作

殷本紀第三

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

昏亂既喪鄴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

第四

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寡之旅

索隱曰寡

即嶠之異音旅師旅也○正義曰穆公封嶠山軍旅之尸

以人為殉詩歌黃鳥昭

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

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鐻

徐廣曰嚴安上書銷其兵鑄以為鍾

鑿也。○索隱曰：維偃干革尊號稱帝，衿武任力二。  
鑿音巨，鑿鍾也。

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六

秦失其道豪桀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

救趙徐廣曰宋義為上將號慶子冠軍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

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

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

業帝天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

惠之早賓正義曰音殞諸呂不台徐廣曰無台輔之德也

所說○索隱曰案此贊本韻則怡譯為是也宗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

友徐廣曰趙隱王如意趙幽王友大臣洞疑索隱曰洞是洞達義所共疑遂及宗

言

史記卷之七十九  
十四  
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

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蠲除  
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  
紀第十

諸侯驕恣吳首爲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  
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

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脩法度封禪  
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

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  
于茲於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謀經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春秋之後陪臣秉政疆國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

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三擅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漢興已來至于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有司靡踵疆弱之原云以世

徐廣曰一作云已也天漢序曰啟義

依霍庶幾云已。○索隱曰踵繼也。以當作已。卅當作也。並誤之耳。云已也。皆語助之辭。○正義曰言漢興已來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能明其嗣有司無所踵繼其後。乃云彊弱之原云。以卅相代相不能有所錄紀也。作漢興

已來諸侯年表第五

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殺身隕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諸侯既彊七國爲從子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恩  
行義其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  
九

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  
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  
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  
王道故禮因人質爲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作  
禮書第一

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

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

俗則懷徐廣曰樂者所以感和人情人情既感則遠方殊俗莫不懷柔向化也比樂書以

述來古索隱曰來古即古來也言此樂書以述自古已來樂之興衰也作樂書第二

非兵不彊索隱曰此律書之贊而云非兵不彊者則此律書即兵書也古者師出以律則凡出軍皆聽律

聲故云聞律效勝索隱曰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黃帝有

阪泉之師湯武有鳴條黃帝有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

馬法所從來尚矣正義曰古者師出以律凡軍出皆吹律聽聲律書云六律為萬事根本其

於兵械尤所重望敵知吉凶聞聲傲徐太公孫吳王子廣

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

三

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間

不容翽忽索隱曰案忽者物文之徵也翽者輕也言律歷窮陰陽之妙其間不容輕忽也言翽恐衍字耳

○正義曰翽匹逆反今音匹沼反字當作抄抄禾芒表也忽一盤口出絲也言律歷相治之間不容此微細之物也

家之文佛異索隱曰佛音悖一音扶物反佛亦悖也案言金木水火土五家之文各相悖異不同

也○正義曰五家謂黃帝顓頊夏桀周之歷其文相矣爭異不同維太初之元論歷律為是故歷書自太初之元論之也

維太初之元論作歷書第四徐廣曰論一作編

星氣之書多雜襍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

比集論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

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徐廣曰一云答應用用則萬靈

罔不禋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

六

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

渠書第七

維幣之行索隱曰幣錢也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

索隱曰玩音五官反巧音苦孝反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

書以觀事變第八

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典古公王跡闔廬

弑僚賓服荆楚夫差克齊子胥鴟夷信嚳親越

吳國既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

申呂肖矣徐廣曰肖音稍猶衰微○索隱曰徐廣音訓不知從出案尚謂微弱而肖少所謂申呂

太史公

雖衰也。正義曰：肖音瘠，呂尚之祖。尚父側微卒歸西。

伯文武是師功冠羣公繆權于幽。徐廣曰：繆，錯也。猶云：纏結也。權。

智潛謀幽昧不顯，所謂太公陰謀。索隱曰：繆，謂綢繆也。音亡。又反，謂太公繆綢為權謀於幽昧不明著也。正義曰：繆。

音武彪反，言呂尚綢繆於幽權之。策謂六韜三略陰符七術之屬也。番番黃髮。番音婆，音毛。黃，黃髮也。

威勇武兒也。案黃髮言老人髮白而更黃也。爰饗營丘，不背柯盟。相公

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闕爭寵，姜姓解云。

徐廣曰：闕，一作遷。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

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

成王，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彊

魯，乃不昌。嘉旦金滕，作周公世家第三。

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

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

燕易之禫乃成禍亂索隱曰謂王噲禫其相子之後卒危亂也嘉甘棠

之詩作燕世家第四

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旦攝政二叔不饗殺

鮮放度索隱曰案系家云管叔名鮮蔡叔名度霍叔名處也周公為盟太任十

子周以宗彊索隱曰太任文王妃十子伯邑考武王管蔡霍曹衛毛聃曹是也嘉仲悔

過正義曰蔡叔度之子蔡仲也作管蔡世家第五

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

享祀爰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



作陳杞世家第六

牧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

之生衛傾不寧索隱曰衛傾公也南子惡蒯聵子父易

名周德卑微戰國既彊衛以小弱角獨後亡嘉

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

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為奴武庚

既死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正義曰泓水名公羊傳云宋與楚人期戰於泓君子孰稱景

之陽宋師大敗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禮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君子孰稱景

公謙德熒惑退行剔成暴虐徐廣曰一云偃宋剔成君生偃○索隱曰

剔音宋乃滅亡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

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

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名仇少子名成師也

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

能成霸六卿專權

正義曰智伯范中行韓魏趙

晉國以耗嘉文

公錫珪鬯作晉世家第九

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

熊繹熊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陳

正義曰楚莊王都陳

赦鄭伯班師華元懷王客死蘭咎屈原好諛信

讒楚并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

少康之子實宿南海

正義曰吳越春秋云故使歲時祭禹於越立宗廟南山之上封少康庶

子無餘於越使祠禹至勾踐遷都山陰立禹廟

文身斷髮

為始祖廟越亡遂廢也案今禹廟在會稽山下

太史公

鼃鰓與處

索隱曰鼃音元鰓音鼃

既守封禺

徐廣曰封禺山在武康縣南

奉禹

之祀勾踐困彼乃用種蠡嘉句踐夷蠻能修其

德滅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勾踐世家第十一

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

要盟鄭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

鄭納於韓嘉厲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

維驥駮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

正義曰衰

楚為反佐文尊王卒為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

主父生縛餓死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斥嘉鞅

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

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戮干戎翟和之文侯  
慕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  
諸侯罷之卒亡大梁王假廝之嘉武佐晉文申  
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

韓厥陰德趙武攸興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  
顯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  
匡周天子之賦作韓世家第十五

完子避難適齊爲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  
得政田和爲侯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威宣能  
撥濁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脩經  
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為天  
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  
第十七

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正義

曰周失其道至秦之時諸侯力事乎爭疆

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

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

陳涉世家第十八

成臯之臺薄氏始基詘意適代厥崇諸竇栗姬  
偵貴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

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

漢既譎謀禽信於陳越荆剽輕乃封弟交為楚  
王爰都彭城以彊淮泗為漢宗藩戍溺於邪禮  
復紹之嘉游輔祖正義曰游楚王文  
字也祖高祖也作楚元王世

家第二十

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為布所襲喪其荆吳營陵  
激呂乃王琅邪沐午正義曰謂  
祝午也信齊往而不歸遂

西入關遭立孝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  
族為漢藩輔作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寶鎮東土哀王

擅興發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內淫  
禍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

二

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填撫山西

正義曰謂

華山之西也

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

樂爲楚作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  
不革黎庶攸寧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

家第二十四

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

知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爲大於細作留侯世家  
第二十五

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爲本謀  
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諸呂爲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  
兵亞夫駐於昌邑以危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  
侯世家第二十七

七國叛逆蕃屏京師唯梁爲扞偵愛矜功幾獲  
于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五宗既王親屬洽和諸侯大小爲藩爰得其宜



僭擬之事稍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

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

夷列傳第一

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  
晏列傳第二

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  
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  
穰苴列傳第四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劔與道同符內可以  
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  
傳第五

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尚旣匡父伍真奔吳作伍  
子胥列傳第六

孔氏述文弟子興業咸爲師傳崇仁厲義作仲  
尼弟子列傳第七

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  
作商君列傳第八

天下患衡秦毋厭食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

貪彊作蘇秦列傳第九

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  
張儀列傳第十

秦所以東攘

徐廣曰一作襄

雄諸侯樛里甘茂之策作

樛里甘茂列傳第十一

苞河山

徐廣曰苞一作施

圍大梁使諸侯斂手而事秦者

魏冉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

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爲率破荆

滅趙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

往世興衰

徐廣曰一作壞

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為齊扞楚魏作孟嘗君列

傳第十五

爭馮亭以權

徐廣曰以一作反太史公譏平原曰利令智昏故云爭馮亭反權

如楚以

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

卿列傳第十六

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誦於不肖唯信陵君為

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以身徇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

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能忍詢於魏齊

徐廣曰詬音迥○索隱曰詢音火候反詢辱也

而信威於疆

秦推賢讓位二子有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

九

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為弱燕報疆齊之讎雪其

先君之耻作樂毅列傳第二十

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

侯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潛王既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即墨破走騎

劫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

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

生列傳第二十四

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

韋列傳第二十五

曹子匕首曾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爲二

心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爲謀首

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爲秦開地益衆北靡匈奴據河爲塞因山爲固

建榆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

于陔下

徐廣曰埧塘之名也

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二

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爲填潁川盧縮絕籍糧  
餉作韓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

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間遂入  
彭城作田儉列傳第三十四

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  
與之脫難作樊鄴列傳第三十五

漢旣初定文理未明蒼爲主計整齊度量序律  
歷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爲藩輔作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欲詳知秦楚之事唯周緹常從高祖平定諸侯

作傳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索隱曰蒯音裴其字從崩邑又音浮

徙彊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能摧剛作柔卒為列臣欒公不劫於勢而倍死作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為國家樹長畫作袁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

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

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  
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  
可以非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扁鵲言醫爲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  
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  
四十五

維仲之省

徐廣曰吳王之王由父省

歆漚王吳遭漢初定以填

撫江淮之間作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吳楚爲亂宗屬唯嬰賈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

山東滎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  
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韓長孺列  
傳第四十八

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  
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爲中國患害欲知彊弱之  
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

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  
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爲百吏

先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

漢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揚越以保南藩納貢職

作南越列傳第五十三

吳之叛逆甌人斬淩徐廣曰今之永寧是東甌也葆守封禺為

臣索隱曰葆音保言東甌被越攻破之後保封禺之山今在武康縣也作東越列傳第

五十四

燕丹散亂遼間蒲收其亡民歛聚海東以集真

藩徐廣曰一作莫藩音普寒反葆塞為外臣作朝鮮列傳第

五十五

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請為內臣受吏

太史公

作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无爲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黥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好薦人稱長者壯有漑

徐廣曰一作漑

作汲鄭列傳

第六十

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符之間文  
辭粲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民倍本多巧姦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  
削爲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漢旣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中  
國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救人於危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旣信

徐廣曰一云不旣信

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  
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

以道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齊楚秦趙為日者各有俗索隱曰按日者傳亡無以知諸國之俗今褚先生唯

記司馬季主之事也所用欲循徐廣曰一作總觀其大旨作日者列

傳第六十七

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索隱曰其書既亡無以知其異今褚少孫唯取太卜

占龜之雜說詞甚煩蕪不能裁前乃妄加穿鑿此篇不才之甚也然各以決吉凶略闕其

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

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

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如淳曰刻

玉版以爲文字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

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如淳曰章程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尺斛斗之平法也賈

茂陵書丞相爲工用程數其中言百工用材多少之量及制度之程品者是也叔孫通定禮儀

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

蓋公言黃老索隱曰蓋姓也音古蓋反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

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

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

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



故司馬氏世主天官

索隱曰案此天官非周禮冢宰天官乃廣知天文星曆之事天

官且遷實黎之後而黎氏後亦惣稱重黎以重本司天故太史公代掌天官蓋天官統太史之職言史是歷代之職恐非實事然衛宏以為司馬氏周史佚之後故太史談云予之先人周之太史蓋或得其實也至於余乎欽

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

索隱曰案舊聞有遺失放逸者

網羅而考論之

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

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

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

表

索隱曰案並時則年曆差殊則亦略言難以明辨故作表

禮樂損益律歷改

易兵權山川鬼神

索隱曰案兵權即兵書也遷沒之後亡褚少孫以律書補之今律書亦略

言兵也山川即河渠書也鬼神即封禪書也故云山川鬼神也

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

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

漢書音義曰象黃帝

已下三十世家老子言車三十輻運行無窮以象王者如此也。正義曰顏云此說非也言眾星共繞北辰諸輻咸歸車

羣臣尊輔天子也

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

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己失

時立功名於天下

索隱曰已音紀言扶義倜儻之士能立功名於當代不後於時也

作

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

為太史公書序

索隱曰柏譚云遷所著書成以示東方朔朔皆署曰太史公則謂太史公是朔

稱亦恐其說未實蓋遷自尊其父著述稱之曰公或云遷外孫楊惲所稱事或當爾也

略以拾遺補

藝

李哥曰六藝也。索隱曰漢書作補闕此作藝謂補六藝之闕也

成一家之言厥

協六經異傳

索隱曰遷言以所撰取協於經異傳諸家之說耳謙不敢比經藝也異傳者如子夏易傳

毛公詩及韓嬰外傳伏正義曰太史公整齊百家雜語撰史記言其協

生尚書大傳之流者也于六經異文整齊諸子百家雜說之語謙不敢比經藝也異

傳謂如立明春秋外傳國語子夏易傳毛公詩傳韓詩外傳伏生尚書大

傳之流也藏之名山副在京師索隱曰言正本藏之書府副本留京師也

穆天子傳云天子北征至于羣玉之山河平無險四徹中繩先王所謂策府郭璞云古帝王藏策之府則此謂藏之名山

是也俟後世聖人君子索隱曰此語出公羊傳言天子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君子以君子

之為亦有第七十衛宏漢書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景帝本樂乎此也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

之後坐舉李陵降匈奴故下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

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

十篇漢書音義曰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二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已來將相年表日者

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傳斬蒯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

也。○索隱曰：案景紀取班書補之，武紀專取封禪書禮書，取荀卿禮論樂書，取禮樂記兵書，亡不補略述律而言兵，遂分曆述以次之。三王系家，空取其策文以續此篇，何率略且重非當也。日者不能記諸國之同異而論司馬季主龜策，直太卜所得占龜兆雜說，而無筆削功，何蕪鄙也。

### 索隱述贊曰

太史良才

寔纂先德

周遊歷覽

東西南北

事覈詞簡

是稱實錄

報任投書

申李下獄

惜哉殘缺

非才妄續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史記一百三十

跋

遷史舊注今存者三家曰宋裴駰集解曰唐司馬貞索隱曰唐張守節正義其始皆別自單行與史記卷數不相合隋唐志集解八十卷新唐志索隱正義各三十卷今集解有單刻本然已散入與正文相附王鳴盛謂以一篇爲一卷疑始於宋人正義舊本失傳卷帙次第亦無可考獨索隱存毛氏覆本卷數如舊四庫總目謂三家合爲一編始於北宋天祿琳琅三家注合刻者凡四種其一嘉祐二年建邑王氏世翰堂鏤版其二嘉定六年萬卷樓刊然實以明慎獨齋本秦藩本僞冒近人已定評其三日錄後有校對宣德郎祕書省正字張耒八分書條記號

爲元祐槧本今其書不存真僞難定獨所載索  
隱後序有紹興三年四月十二日右修職郎充  
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石公憲發刊至四年十  
月十二日畢工印記者參以錢泰吉甘泉鄉人  
稿柯本索隱序後亦有此語云云當可徵信北  
宋本有無不可知要必以此爲第一刻今其本  
亦不存存者獨黃善夫本黃氏刊版年月不詳  
以避光宗嫌諱推之又後紹興五六十年矣明  
代覆黃氏本者有震澤王延喆及秦藩鑒抑道  
人二本同時尙有莆田柯維熊本行款相同或  
謂其亦出黃氏然何以有紹興石公憲發刊印  
記余頗疑黃氏亦祖石刻故與柯本行款一貫  
特紹興原刻今已不傳遷史三家注本自當以

此爲最古耳集解索隱傳本尙夥獨正義唯見  
此刻明代監本於原文多所刪節四庫總目謂  
非震澤王氏刊本具存無由知其妄刪因撮舉  
所遺者六十五條且云其一兩字之出入者不  
可毛舉然震澤王本亦不盡與黃本同其所遺  
佚不少概見周本紀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句  
下有正義曰按汲冢書晉咸和五年汲郡汲縣  
發魏襄王冢得古書冊七十五卷二十六字孝  
武本紀其北治大池漸臺句下有顏師古云漸  
浸也臺在池中爲水所浸故曰漸按王莽死此  
臺也二十五字律書律中仲呂句下有中音仲  
白虎通云言陽氣將極中充大也故復中言之  
也二十二字北至於參句下有音所林反四字

卽天地二十八宿句下有宿音息袖反又音肅  
謂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南方井鬼柳星張翼  
軫西方奎婁胃昂畢觜參北方斗牛女虛危室  
壁凡二十八宿一百二十八宿星也五十八字  
十母句下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字十  
二子句下有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  
二字甘茂列傳自殺塞及至鬼谷句下有自殺  
在洛州永寧縣西北十字信陵君列傳趙王田  
獵耳非爲寇也句下有爲于僞反四字范睢列  
傳譬如木之有蠹也句下有音妬石桂虫五字  
此皆建安黃本之所有而震澤王本之所無王  
士禎池北偶談云延喆性豪侈一日有持宋槩  
史記求鬻者索價三百金延喆給其人曰姑留



此一月後來取直乃鳩工就宋本摹刻甫一月而畢此實譟言今王本索隱後序末木記七行明明有工始嘉靖乙酉蜡月迄丁亥之三月及重加校讎之語爲時十有四月且財力充物剗剔之事寧不精審而顧有此缺憾者必其所得黃本中有殘佚不得已以他本足之故有如干葉行數字數不能與黃本密合上文所舉已佚之一百七十六字卽緣於此明人刊書武斷最甚余嘗以是刻與監本對勘集解全刪者四百九十九條節刪者三十五條索隱全刪者六百一十三條節刪者一百二十一條而以正義爲尤多全刪八百三十七條節刪一百五十七條四庫館臣旣知監本之不可信據王本補輯乃

殿本所脫者卽以王本考之仍有集解三十五條不全者七條索隱二十五條不全者十九條正義五十二條不全者四十八條裴馬二注猶有他本正義則獨賴此本之存館臣非不自知而何以猶任其闕略乎使是書長留海外不復歸於中土抑或簡斷編殘不獲通假俾完原璧則此百條之正義豈終不長此沈蕪乎是不能不爲是書慶已海鹽張元濟